

毛泽东

评

点

二十四史

解析

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

评点二十四史解析

中卷

红旗出版社

第六篇

“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

——毛泽东评点《南史》





28 宋高祖本纪（刘裕）

——《南史》卷一

【毛泽东评点批注及谈话提示】

守大岷亦无用。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一《宋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3页）

【解析】

《南史》是唐朝史学家李延寿私人修撰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分八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南史》所记，上起自末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一共一百六十九年的南朝历史。李延寿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开始编写，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稿。之后李延寿将此书进呈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任国子祭酒的令狐德棻。令狐德棻亲自加以修改，然后上奏皇帝。

《南史》一书的编著，实际上是从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李大师字君威（570—629年）。世居相州（今河北省漳县西南邺镇据）《北史·序传》所载，李大师自幼好学，遍览群书，学识广博，善写文章，对于前代的历史亦十分熟知，且李大师素有编著史书的志向。但当时他身处乱世，人生经历坎坷曲折。隋末农民大起义后期，窦建德在今河北地区建立了大厦政权，李大师被召为夏国的尚书礼部侍郎。620年，他被窦建德派到唐都长安（今西安）作为讲和使节，后窦建德违背前言惹怒了唐高祖李渊，李大师被扣留。王世充、窦建德被平定之后，李大师受累而遭流放至西会州（今甘肃靖远），六年之后才赦归长安。李大师不愿留在京师做官，东归故里，两年之后含恨离世。李大师认为南北朝诸史重复互诋（南朝史书称北方为“索虏”，北朝史书称南方为“岛夷”），想仿效《吴越春秋》之体例编一部南北史书，汇集南、北八朝诸事迹。在流放期间，他已经开始搜集资料，撰写草稿。可惜的是书未竟，人先卒。



李延寿编撰《南史》和《北史》，主要是子承父业。关于李延寿本人的生平事迹，史书的记载十分有限，从《新唐书·李延寿》中可以知道，李延寿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做过太子典膳丞以及崇贤馆学士，后来因为修撰功绩转开御史台主簿并兼修国史。在唐高宗时期，因撰《太宗政典》一书而开任符玺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无法清楚李延寿的生卒年，我们只能肯定他参加修史的时间当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高宗显庆中。李延寿父亲尚在时，父子二人时常讲论，李延寿颇得父亲真传。所以父亲故去后，李延寿欲继承父志，继续编著南北朝史书。但李延寿编著《南史》《北史》的过程是相当艰难的，最主要的就是材料无法搜集齐全。因材料缺乏而无法下笔。贞观三年（629年），李延寿进史馆，在编辑之暇，利用史馆的条件，日夜抄录资料。贞观五年（631年），丧母丁忧在家，后入蜀作官。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他才将南朝北朝八朝正史的史料收集齐全，另外还采集了各种杂史一千多卷。李延寿家贫，雇不起人抄写，所以这么多史料，全是他自己亲自动手，昼夜集录。也是在这一年，在父亲遗下的编年体草稿的基础上，仿照《史记》的体例，李延寿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编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并最终在659年完成。

可以说，《南史》一书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两代，用去近二十年的工夫，参阅大量的资料，进行严格的增删修正的结晶。编成后又经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亲自润色修改，更使得《南史》成为一部质量上乘，很有价值的史书。《南史》文笔简练，行文流畅且强劲有力，已为历代史学家所公认。北宋的司马光就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李延寿编写的《南史》是“近世”之“佳史”，李延寿则是继《三国志》作者陈寿之后最有史才的史学家。实际情况表明司马光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因为自《南史》一书修撰完成之后，阅读南朝四部正史的人越来越少了。经过大量的筛选和取舍，《南史》的篇幅比南朝四部正史少得多。但李延寿将众多繁杂的史料删烦去冗，突出了纪、传的叙事部分，读起来清楚、方便。所以很受后人欢迎。现代著名史学大家范文澜在《正史考略》中说，《南北史》虽然删节很大，但并未影响史料的削弱，卷数虽少于南北八朝正史，但读起来反觉得充实。毛泽东对《南史》的评价也很高，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但这样一部佳作在它问世之初却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取得应有的地位。因为唐朝初年，前几代的门阀观念还有不小影响，人之高低贵贱与出身、门第大有关系。李延寿一没有士家大族的家世，二是父亲还曾在唐朝的政治对手手下做过官，这种情况下，《新唐书·李延寿传》所说的时人见他年轻位卑，对他编写的《南北史》不大称道之类的偏见之语，也是不足为怪的。当然它也不会影响《南史》闪光之处和真正的价值所在，李延寿也不会因为受到时人不公的对待而使他作为一个优秀史学



家的地位受到动摇。

李延寿所关注的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它的前代是西晋的短期统一，之后是东晋缩守南方，五胡十六国争战于北方，之后就是南北朝的对立，北朝与南朝之间亦战争不断，而在南北朝内部也是政权更迭频繁，江山每每易主。南朝在较短的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的交替，统治时间长的不到六十年，最短的只有二十三年。南朝刘宋建立后不久，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混战的局面，这个统一维持了近一百年。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接着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557年，北周灭掉北齐，北方又重新统一。从北魏到北周这一段历史称为北朝。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南朝政权更迭的情况是这样的：420年，刘裕废掉东晋皇帝司马德宗，自立为帝，国号称宋。到479年，掌握刘宋禁卫军大权的萧道成废掉宋顺帝刘准，自称皇帝（齐高祖），改国号为齐。齐朝统治时间只有二十三年。到502年，同是齐皇室同宗，且在齐朝为官的雍州刺史萧衍率兵打进首都建康，杀掉东昏侯萧宝卷，不久自立为帝，建立梁朝，萧衍做了四十八年皇帝。549年，叛军侯景打进宫城，萧衍被活活饿死。侯景被打败后，梁朝的诸王及地方豪绅为了争夺地盘和皇帝称号，展开了激烈争夺，在这过程中，曾做过南朝司里的陈霸先异军突起，（南朝制度，县下有乡，乡下有里。司里一职就是掌握一里之事）他在557年自立为帝，建立陈朝。589年，隋朝大军南下，俘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南朝时代结束。

南朝在政治上有一个很大特点，即士族衰微，寒人兴起。士族即豪家大族，它起源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是一个选举人才为官的制度，即将人按九品等第划分，以备政府作为选拔人才和任官的依据。九品评定的标准是根据人物的封建道德、品质、才能和家世。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家世门第。这样这个制度就成了士族大地主控制选举，控制朝廷高官的一种政治特权，他们以宗族为纽带，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士族以外的地主一般称为寒门或庶族，二者之间因门第的不同，不仅政治地位不同，士族望门出身可以累世居为高官，寒人则备受排挤，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大为悬殊，不同门第之间，不许通婚，不能同坐一席。这个制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南北朝已开始衰落了，他们虽然还能享有政治特权，但寒门更是掌握了实权，南朝四个开国皇帝，均出身寒门，他们当政后，所有的机要部门也都为寒门出身的地主所把握。寒人当权集团已经取代了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南朝在政治上的另一个特点是皇族之间为了帝位而骨肉相残的丑剧一出接着一出，有一首民谣唱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意思说建康城里水倒流，事情违反常理；子杀父，弟



杀兄之事层出不穷。宋刘裕九个儿子，得以善终仅一人。宋文帝死在自己儿子手中，他的十九个儿子，孝武帝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明帝刘或的十二个儿子，十之八九都死于骨肉相残。齐明帝肖鸾篡夺皇位后，大开杀戒，萧道成诸子孙大多绝后。肖鸾在杀他的叔侄之前，一定先要烧香礼拜，呜咽流泪一番才下手。宫廷之上疑云暗箭密布，皇子大臣人人自危，提心吊胆。而公开的叛乱和平叛战争几乎是没有间歇地进行着。这种政治上的混乱，腐败，不仅危及了自身的统治，也对南朝经济等各方面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使得在南北朝的对峙中，南朝越来越弱，北朝则越来越强，南朝最终被北方统一。

南朝历时虽短，但由于它是一个动荡、剧变的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宦海沉浮无定。为时世造就之风云人物甚多，封建统治的残暴之处也暴露无遗，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再加上李延寿所著《南史》又是一部上乘之作，所以毛泽东很喜欢读《南史》，他曾评价说：“《南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比起《新唐书》《旧唐书》及《明史》等史书，毛泽东在《南史》中评点，批语之处甚多，由此可略知毛泽东对《南史》的喜欢。

“守大岷亦无用”是毛泽东读《南史》卷一《宋高祖本纪》时的批语，反映的是东晋末年，南朝刘宋的创立者刘裕北伐南燕过程中的一段历史。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人，据传是汉高祖刘邦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裕的曾祖刘混在永嘉之乱时迁居至丹徒的京口（江苏镇江）。但刘裕少时，其家道已经相当败落了，刘裕砍过柴，打过工，还做过小买卖，颇受生计艰难之苦。有一次他与一个叫刁逵的大户赌博，输了之后拿不出钱来，竟被刁逵当众捆在一根马桩上作为惩罚来羞辱他。后来，刘裕投奔到东晋北府军名将刘牢之部下，在军旅争伐之中开始崭露头角。他先是帮助东晋打平了桓玄之乱，后来又经历数年镇压了孙恩、卢循的数次起义（399—411年），大大打击了东晋士族的势力。寒门出身的刘牢之、刘裕掌握了北府兵兵权，在平乱过程中，刘裕军功越来越大，官也做得越来越高，野心也越来越大。此外，刘裕还两次北伐，致使个人威望大增。到东晋末年，刘裕已成为执掌东晋朝纲的权柄人物。

409年，南燕主慕容超两次派兵南下，在淮北地区大肆掠夺，抓走了两名东晋地方官，抢了大批财物，驱赶数千居民到北方，给当地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破坏，刘裕因而上表朝廷要求北伐南燕。这年夏天，刘裕率军北上，逼近军事要地大岷（今山东省沂县北部）。这时，南燕大将公孙五楼向慕容超建议说：“东晋军队轻装前进，其目的在于速战速决，其锋正锐，我们不应与他们硬打硬拼，而应守住大岷，以逸待劳，用时间来耗尽他们的锐气。”然后公孙五楼又提出与刘



裕作战的三条计策，他认为上策就是派游击部队绕道南下，斩东晋军粮道，再南北夹击，晋军必败。中策是坚壁清野，烧掉庄稼，使刘裕军找不到资助，又“求战不得”，自然也难以支持长久。下策就是放对手入岷，正面与之交锋。但慕容超拒不接受这个建议，他自认为江山稳固，兵多粮足，“铁骑万群”，即使放刘裕过岷，一旦打起仗来，刘裕也绝非他的骑兵的对手。刘裕也断定慕容超肯定不守大岷，认为慕容超绝无什么深谋远虑。事情发展果如刘裕所料，慕容超十分轻敌，大岷根本没有设防，使得刘裕大军长驱过岷，过岷之后刘裕以手指天说：“我们的大事成功了”。在后来的战事中，慕容超一败涂地，逃回都城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北），向刘裕投降，刘裕不许。最后广固城破，慕容超及壬公以下三千余人被斩杀。不听劝言的慕容超亦落得国亡身死的下场。

在毛泽东看来，“守大岷”不过是一时的战术，如果慕容超采纳了公孙五楼的建议，或许还能抵挡一时，但不会影响战争的最后结局。战争的胜负不在一时一地的较量，而是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毛泽东读此书是解放以后的事，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经过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臻于完美。这大都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光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论述，关于战争中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论述及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的论述等等，都极为精确地揭示了战争的规律。而从刘裕及慕容超双方各方面的比较来看，刘裕最终胜利是必然的。慕容氏统治集团为鲜卑族南下中原建立的政权，对治下各族人民统治十分残暴，政治统治十分腐败，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南燕政权全凭武力维持，一个政权如果已到了这个地步，其败亡之期也就不远了。广大人民虽身处北方，心却向往南方的汉族政权。再加上慕容超狂傲自大却又目光短浅，听不进不同意见，在战略上轻敌，在战术上部署错误，其败之在所难免。相反刘裕这一面，刘裕治军严明，当他还在刘牢之部下时，刘牢之手下其他军官，抢掠财物，军纪败坏，惟刘裕约束部属，军队纪律严明，才能得到老百姓支持，军队也才有战斗力。当时当刘裕军北伐时，得到了当地人民很大的支持，史称“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以助刘裕攻打广固。再则刘裕善于听取部下正确意见，刘穆之是刘裕的谋主，刘裕有事经常与他商谋定而后战。所以刘裕的军队帅官之间十分团结，正确的意见能被吸收，军队战斗力强又得人民支持，取胜是必然的。所以毛泽东批语“守大岷亦无用”也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宋高祖武皇帝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姓刘氏，汉楚元



王交之二十一世孙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晋氏东迁，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晋东安太守。皇考翹，字显宗，郡功曹。帝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尽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树。及长，雄杰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风骨奇伟，不事廉隅小节，奉继母以孝闻。

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负。行止时见二小龙附翼，樵渔山泽，同侣或亦睹焉。及贵，龙形更大。

帝素贫，时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谧独深敬焉。帝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被逵执，谧密以己钱代偿，由是得释。后伐获新州，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声，往覘之，见童数人皆青衣，于榛中捣药。问其和、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杀之？”答曰：“刘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仍收药而反。又经客下邳逆旅，会一沙门谓帝曰：“江表当乱，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创，积年不愈，沙门有一黄药，因留与帝，既而忽亡，帝以黄散傅之，其创一傅而愈。宝其余及所得童子药，每遇金创，傅之并验。

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晋隆安三年十一月，袄贼孙恩作乱于会稽，朝廷遣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帝参府军事，命与数十人覘贼，遇贼众数千，帝便与战，所将人多死，而帝奋长刀，所杀伤甚众。牢之子敬宣疑帝为贼所围，乃轻骑寻之；既而众骑并至，遂平山阴，恩遁入海。

四年五月，恩复入会稽，杀谢琰。十一月，牢之复东征，使帝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战陷阵，贼乃退还决口。时东伐诸将，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帝独无所犯。

五年春，恩频攻句章，帝屡破之，恩复入海。三月，恩北出海盐，帝筑城于故海盐，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少，帝乃选敢死士击走之。时虽连胜，帝深虑众寡不敌，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观其懈，乃奋击，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进向沪渎，帝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为前驱，帝以吴人不习战，命之在后，不从。是夜帝多设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战，伏发，贼退，嗣之追奔陷没。帝且退且战，麾下死伤将尽，乃至向处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贼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帝兼行与俱至，奔击大破之。恩至建邺，知朝廷有备，遂走郁州。八月，晋帝以帝为下邳太守。帝又追恩至郁洲及海盐，频破之。恩自是饥谨，奔临海。



元兴元年，荆州刺史桓玄举兵东下，骠骑将军司马元显遣牢之拒之，帝又参其军事。玄至，帝请击之，牢之不许，乃遣子敬宣诣玄请和。帝与东海何无忌并固谏，不从。玄赍建邺，以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惧，招帝于广陵举兵，帝曰：“人情去矣，广陵亦岂可得之？”牢之竟缢于新洲。何无忌谓帝曰：“我将何之？”帝曰：“可随我还京口。玄必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

玄从兄愔以抚军将军镇丹徒，以帝为中兵参军。孙恩自败后，惧见获，乃投水死于临海，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玄复遣帝东征。

二年，循奔永嘉，帝追破之。六月，加帝彭城内史。

十二月，桓玄篡位，迁晋帝于寻阳。桓愔入朝，帝从至建邺，玄见帝，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每游集，赠赐甚厚。玄妻刘氏，尚书令耽之女也，聪明有智鉴，尝见帝，因谓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胆不凡，恐必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玄曰：“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待关、陇平定，然后议之。”

愔寻还京口，帝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乃与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计，及弟道规、沛国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人、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时桓愔弟弘为青州刺史，镇广陵，道规为弘中兵参军，昶为州簿，乃令毅就昶谋共袭弘。长人为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谋据历阳相应，元德、厚之谋于建邺攻玄，剋期齐发。

三年二月乙卯，帝托游猎，与无忌、咏之、凭之、毅从弟藩，凭之从子韶、祗、隆、道济，昶族弟怀玉等，集义徒凡二十七人，愿从者百令人。丙辰，候城门开，无忌等义徒服传诏服，称诏居前，义众驰入齐叫，吏士惊散，即斩修以徇。帝哭之甚恻，厚加敛卹。昶劝弘其日出猎，未明，开门出猎人，昶、道规、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因开门直入，弘方瞰粥，即斩之收众济江。

义军初赳京城，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来赴，帝登城谓曰：“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我等并被密诏诛逆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梟于大航。诸君非大晋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既至，帝命诛弘等。

毅兄迈先在建邺，事未发数日，帝遣同谋周安穆报之，使为内应。迈甚惧，安穆虑事发，驰归。时玄以迈为竟陵太守，迈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与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迈谓玄已知其谋，晨起白之。玄惊，封迈为重安侯，又以不执安穆故杀之，诛元德、扈兴、厚之等。乃遣顿丘太守皇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

先是，帝造游击将军何澹之，左右见帝光曜满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为意。至是，闻义兵起，甚惧。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虑之深？”玄



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搏菹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其举大事，何谓无成？”时众推帝为盟主，以孟昶为长史，总后事，檀凭之为司马，百姓愿从者千余人。军次竹里，檄都下曰：

三月戊午，在江乘遇见皇甫之，裕亲自手执长刀，大喊着，立刻斩杀了皇甫之。进兵遇见皇甫敷，檀凭之战败，被杀死，众军退回。刘裕进前与他战得更加厉害，又将皇甫敷斩首。当初，刘裕产生大计时，有精通相面的人相刘裕和何无忌等说近来会有大贵之事，只说檀凭之没有此相。到这时，檀凭之战死，刘裕知道自己的大事要成功。

桓玄听说皇甫敷等人死了，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兵覆舟山以西。己未，义军进攻到覆舟东，布下疑兵，用油布披到树上，布满山谷。刘裕率先奔到前面，将士们都拼死相战斗，没有不是以一当百的，呼声震天动地，借着风势放火，火焰满天都是，桓谦等大败而归。桓玄开始虽然派军队来，但逃跑的心意已定，另外派领军殷仲文备船只到石头城，听说桓谦收了，便驾船向南逃去。

庚申，裕镇守石头城，让百官站在留台上，火烧了桓温主干宣阳门外，又在太庙造晋的新主。派各将追桓玄，命尚书王琨率领百官来迎接皇驾。司徒王谧和众臣商议举荐刘裕兼领扬州，刘裕坚决推辞。就任命王谧为录尚书事，兼任扬州刺史，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领军将军。

当初，晋陵人韦叟擅长相面的法术，桓修叫他给刘裕相一下看他是不是应该得到州郡，韦叟说：“应当是边州刺史。”退出后私下里对刘裕说：“您的卦相非常尊贵，不能讲出来。”刘裕笑着说：“我如果实现愿望，一定任用你做司马。”到了此时，韦叟拜访刘裕说：“成王没有违背桐叶之信，您也不应当忘记让我当司马的话。现在我不敢奢望做镇军司马，愿意得到领军佐的职位。”于是任用了他。

夫成败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圣明。自我大晋，屡阳九，隆安以来，皇家多故，贞良弊于豺狼，忠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难，凶力实繁，踰年之间，遂倾皇柩。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庙毁隍，虽夏后之离浞、桀，有汉之遭莽、卓，方之于兹，禾足为喻。自玄篡逆，于今历载，弥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于转输，文武困于板筑，室家分析，父子乖离，岂惟《大东》有杼轴之悲，《采芣》有顷筐之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谁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启处者也。

是故夕寐宵兴，搜奖忠烈，潜构崎岖，过于履虎，乘机奋发，义不图全。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咏之、宁远将军刘道



规、龙骧参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忠烈断金，精贯白日，荷戈俟奋，志在毕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齐契，扫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人收集义士，已据历阳。征虏参军庾绩之等潜相连结，以为内应。同力协契，所在蜂起，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成王修、青州刺史弘。义众既集，文武争先，咸谓不有一统，则事无以辑。裕辞不获命，遂总军要，庶上凭祖宗之灵，下罄义夫之节，剪馘逋逆，荡清京华。公侯诸君，或世树忠贞，或身荷爵宠，而并饶眉猾竖，无由自效。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举，良其会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颓之运，接势于已替之机，丹诚未宣，感慨愤激。望霄汉以永怀，眇山川以增忤，投檄之日，神驰贼庭。

三月戊午，遇吴甫之于江乘，帝躬执长刀，大呼，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遇皇甫敷，檀凭之战败，死之，众退，帝进战弥厉，又斩敷首。初，帝建大谋，有工相者相帝与无忌等近当大贵，惟云凭之无相。至是，凭之虞死，帝知其事必捷。

玄闻敷等没，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己未，义军进至覆舟东，张疑兵，以油帛冠诸树，布满山谷。帝先驰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因风纵火，烟焰张天，谦等大败。玄始虽遣军，而走意已决，别遣领军殷仲文具舟石头，闻谦败，轻船南逸。

庚申，帝镇石头城，立留台百官，焚桓温主干宣阳门外，造晋新主于太庙。遣诸将追玄，命尚书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舆。司徒王谧与众议推帝领扬州，帝固辞，乃以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帝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领军将军。

初，晋陵人韦叟善相术，桓修令相帝当得州不，叟曰：“当得边州刺史。”退而私于帝曰：“君相贵不可言。”帝笑曰：“若中，当相用为司马。”至是，叟诣帝曰：“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于是用焉。

时诸葛长人失期，为刁逵执送，未至而玄败。玄经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为具乘舆法物。初，荆州刺史王綏以江左冠族，又桓氏之甥，素甚陵帝，至是，及其父尚书左仆射愉有自疑志，并及诛。

四月戊子，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大赦，惟桓玄一祖后不免。桓玄之篡，王谧佐命，手解安帝玺绶。及义旗建，众谓谧宜诛，惟帝素德谧，保持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绶所在，谧益惧。及王愉父子诛，谧从弟湛谓谧曰：“王驹无罪而诛，此是翦除胜己，兄既桓氏党附，求免得乎？”驹，愉小字也。谧惧，



奔曲阿。帝賸白大将军迎还，复其位。

玄挟天子走江陵，又浮江东下，与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过于峥嵘洲，众军大破之。玄党殷仲文奉晋二皇后还建邺。玄复挟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天子入南郡府。

初，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孙祐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下州，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入蜀，至枚回洲，恬与祐之迎射之，益州督护冯迁斩玄，传首建邺。玄从子振逃于华容之涌中，招集逆党，袭江陵城，腾之、康产皆被杀。桓谦先匿沮川，亦聚众应振。为玄举哀，立丧庭。谦率众官奉玺绶于安帝。刘毅、何无忌进及桓振战，败绩于灵谿。

十月，帝领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振，江陵平。三月甲午，晋帝至自江陵。庚子，诏进帝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帝固让，旋镇丹徒。九月乙巳，加帝领兖州刺史。

卢循浮海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即以循为广州刺史，以其党徐道覆为始兴相。

二年三月，进帝督交、广二州。十月，论匡复勋，封帝豫章郡公，邑万户，赐绢三万疋。其余封赏各有差。

三年十二月，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王谧薨。

四年正月，征帝入辅，授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帝遣冠军刘敬宣伐蜀贼譙纵，无功而还。九月，帝以敬宣挫退，逊位，不许。十月，乃降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

五年二月，伪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军进琅邪，所过筑城留守。

超大将公孙五楼请断大岷，坚壁清野以待，超不从。初谋是役，议者以为贼若严守大岷，军无所资，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鲜卑性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穀，必将引我，且亦轻战。师一入岷，吾何患焉。”及入岷，帝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众问其故，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敌，军无匮乏之忧，胜可必矣。”

六月，超留羸老守广固，使其广甯王贺刺卢及公利、五楼悉力据临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楼急据之。比至，为龙骧将军孟龙符所保。五楼乃退。

大军车四千辆，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张幟，御者执稍，以骑为游军，军令严肃。比及临朐，贼骑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等陷其



阵。日向昃，战犹酣，帝用参军胡藩策，袭赧临朐，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获其玉玺、豹尾、犍等，送于都。丙子，赧广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设长围以守之，馆穀于青土，停江、淮转输。

七月，超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自长安反，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纲有巧思，先是。帝修其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及至，升诸楼车以示之。城内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获，纲反见虏，乃求称藩，割大岷为界，献马千匹。不听。

时姚兴遣使，声言将涉淮左，帝谓曰：“尔报姚兴。我定青州，将过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时矣。”录事参军刘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敌，容能怒彼。若鲜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机也，非子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声，是自强也。”

十月，张纲修攻具成，设飞楼县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无所用之。刘毅遣上党太守赵恢以千余人来援，帝夜潜遣军会之。明旦，恢众五千。方道而进，每晋使将到，辄复如之。

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踰城走，追获之，斩于建康市。杀其王公以下，纳生口万余，马二千匹。

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今日之机，万不可失。若剋京都，刘公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是月，寇南康、卢陵、豫章诸郡。郡守皆奔走。时帝将镇邳，进兵河、洛，及征使至，即日班师。镇南将军何无忌与道覆战，败死于豫章，内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輿北走。帝次山阳，闻败，卷甲与数十人造江上征问，知贼尚未至。

四月癸未，帝至都。刘毅自表南征，帝以贼新捷锋锐，须严军偕进，使刘藩止之，毅不从。五月壬午，卢循败毅于桑落洲。及甲帝凯入，相视失色，欲还寻阳，平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请乘胜遂下，争之旬日，乃从。

于时北师始还，伤痍未复，战士才数千，贼众十余万，舳舻亘千里。孟昶、诸葛长人惧，欲拥天子过江，帝曰：“今兵士虽少，犹足一战，若其赧济，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复能草间求活，吾计决矣。”初，帝征慕容超，惟孟昶劝行，丙辰，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药而死。

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帝曰：“贼众我寡，分其兵则人测虚实，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若聚众石头。则众力不分。”戊午，帝移镇石头。乙丑，贼大至，帝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将避之；若回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循多疑少决，每求万全，乃泊蔡洲以待军溃。帝登石头以望，见之，悦。庚辰，贼设伏于南岸，疑兵向白石。帝率刘毅、诸葛长人北拒焉，留参军徐



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战。帝既北，贼焚查浦而至张侯桥，赤特与战，大败，贼进屯丹阳郡。帝驰还石头，斩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阵于南塘。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退，将还归寻阳，帝遣辅国将军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祆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倾其巢窟也。”

十月，帝率舟师南伐，使刘毅监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荆州刺史刘道规大破之，道覆走还湓口。十一月，孙处至番禺，剋其城，卢循父嘏奔始兴，处抚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军次大雷。庚辰，贼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薄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大败。循还寻阳，遂走豫章，悉力栅左里，丙申，大军次左里，将战。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众咸惧。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胜必矣。”攻其栅。循单舸走，众皆降。师旋，晋帝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而归，改授大将军、扬州牧，给班剑二十人，本官并如故。固辞。凡南北征伐战亡者，并列上膊赠，尸丧未反者，遣主帅迎接，致还本土。

二月，卢循至番禺，为孙处所破。收余众南定。刘藩、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

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贲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余姚亮复藏匿亡命千令人。帝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晋帝又申前诏，帝固辞。于是改授太尉、中书监，乃受命。奉送黄钺。

交州刺史杜惠度斩卢循父子，函七首送都。

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帝乃表申明旧例。策试之。

荆州刺史刘道规疾求归，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刘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与帝俱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足相抗，虽权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并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及镇江陵。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请僧施为南蛮校尉。帝知毅终为异端，心密图之。毅至四，称疾笃，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帝伪许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谢混，并赐死。自表讨毅，又假黄钺，卒诸军西征。以前镇军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袁州刺史道怜镇丹徒。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留府事。加大尉司马丹阳尹刘穆之建成将军。配以实力。壬午，发建邺，遣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剋之，毅及党与皆伏诛。

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十郡为湘州，帝仍进督焉。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



益州刺史。使伐蜀。晋帝进帝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诸葛长人贪淫骄横，帝每优容之。刘毅既诛，长人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祸其至矣。”将谋作乱。帝起期至都，而每淹留不进。公卿以下，频日奉候于新亭，长人亦骤出。既而帝轻舟密至，已还东府矣。长人到门，引前，却人闲语，几平生言所不尽者，皆与及之，长人甚悦。帝已密命左右丁晬自幔后出。于坐拉焉，死于床侧。与尸付廷尉，并诛其弟黎人。丁晓有力，时人语曰，“勿跋扈。付丁勇。”

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时人居未一，帝上表定制，于是依界土断，十匡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所并省。

以帝领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帝固让太傅、扬州牧及班剑，奉还黄钺。

七月，朱龄石平蜀，斩譙纵。传首建邺。

九月，晋帝以帝平齐、定卢循功，封帝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并重申前命，授帝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将吏百僚敦劝，乃受羽葆、鼓吹、班剑，余固辞。

十年，息人简役，筑东府城，起府舍。

帝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疑其有异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轻侠，帝执送休之，令自为其听。休之表废文思，并与帝书陈谢。

十一年正月，帝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赐死，率众西讨。复假黄钺。领荆州刺史。以中军将军道怜监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陈，并罪状帝。休之府录事参军韩延之有干用才，帝未至江陵，密书招之。延之报书曰：“承亲率戎马，远履西偏，阖境士庶。莫不惶骇。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公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譙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表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邪！来示云，‘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响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者矣。”刘藩死于阖合之门。诸葛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论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为得算，良所耻也。吾虽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洪游于地下。不复多云。”帝视书叹息，以示将佐曰：“事人当如此。”

三月，军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鲁宗之负力好乱，且虑不为帝容。常为譙曰：“鱼登日，辅帝室。”与休之相结。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轨会于江陵。帝济江，休之众溃，与轨等奔襄阳，江陵平。加领南蛮校尉。将拜南蛮，遇四废日，